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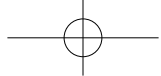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车洪才 张敏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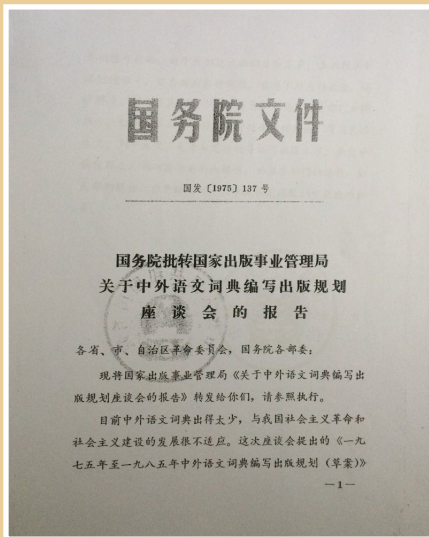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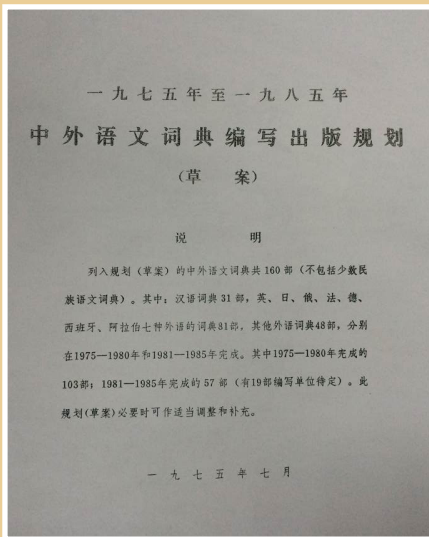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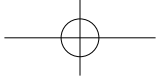
پښتو چيني قاموس

普什图语汉语 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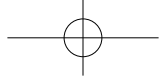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 种	词 典 名	收词条数	新编或承担编修	订写省市	编 者 (或 修 订 者)	出 版 者	完 成 时 间
乌 尔 都 语	乌尔都语汉语词典	60,000	新编	北京	北京大学 (外文出版局协作)	商务印书馆	1982
孟 加 拉 语	孟加拉语汉语词典		新编			商务印书馆	1982
印 地 语	印地语汉语词典	60,000	修订	北京	北京大学	商务印书馆	1982
	汉语印地语词典		新编	北京	北京大学	商务印书馆	1979
尼 泊 尔 语	尼泊尔语汉语词典		新编			商务印书馆	1982
僧 伽 罗 语	僧伽罗语汉语词典	50,000	新编		北京外国语学院	商务印书馆	1979
波 斯 语	波斯语汉语词典	50,000	新编	北京	北京大学、57303 部队	商务印书馆	1977
普 什 图 语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新编			商务印书馆	1982
土 耳 其 语	土汉词典		新编			商务印书馆	1982
希 腊 语	现代希腊语汉语词典	40,000	新编	上海	上海外国语学院	商务印书馆	1981
	古希腊语汉语词典		新编		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协作)	商务印书馆	1983
梵 语	梵汉词典		新编		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筹备处	商务印书馆	1983
斯 瓦 希 里 语	斯瓦希里语汉语词典		修订		外文出版局等	商务印书馆	1979
蒙 萨 语	蒙萨语汉语词典	25,000	新编		北京外国语学院	商务印书馆	1978
葡 萄 牙 语	汉葡词典		新编		北京广播电台	商务印书馆	1980
塞 尔 维 亚 语	塞尔维亚语汉语词典	50,000	新编		57303 部队、北京外国语学院	商务印书馆	1979
波 兰 语	波汉词典	50,000	新编		北京外国语学院	商务印书馆	1983
匈 牙 利 语	匈汉词典	50,000	新编		北京外国语学院	商务印书馆	1982
捷 克 语	捷汉词典	50,000	新编		北京外国语学院	商务印书馆	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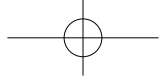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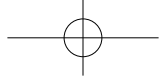
主编车洪才、张敏留学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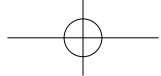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车洪才、宋强民共同整理十万张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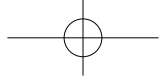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9



主编与编辑团队共同打磨书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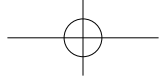




10



主编在排版公司盯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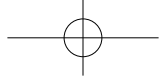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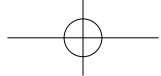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于殿利总经理接受央视《讲述》栏目采访

11



主编与周洪波总编辑参与拍摄《人间真情》栏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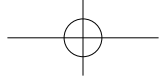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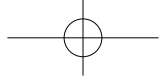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签售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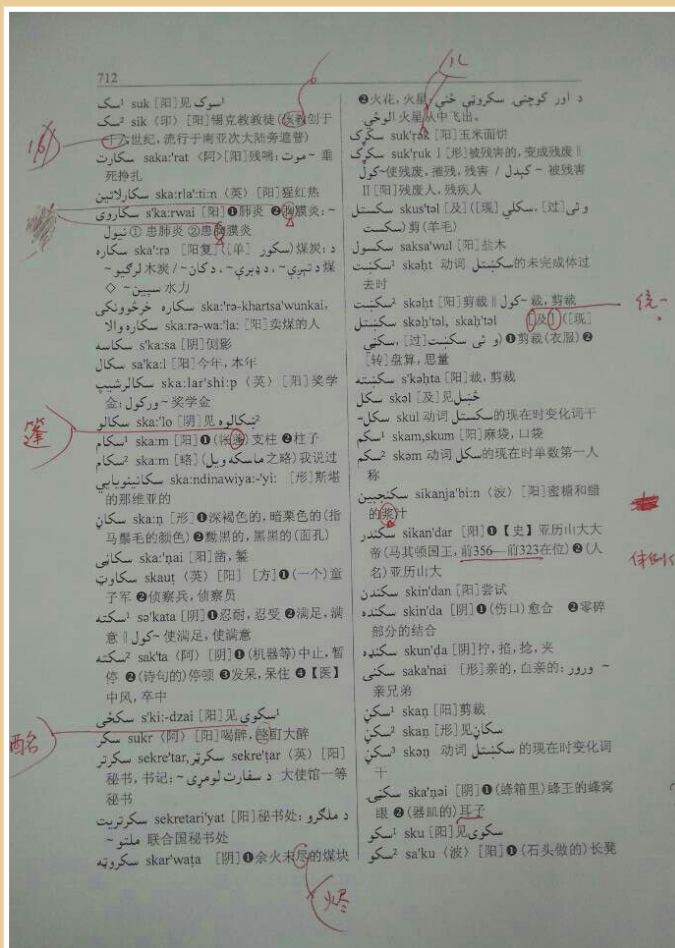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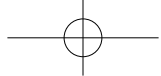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2015年1月20日阿富汗总统加尼授予车洪才教授“萨义德·贾马鲁丁·阿富汗”杰出贡献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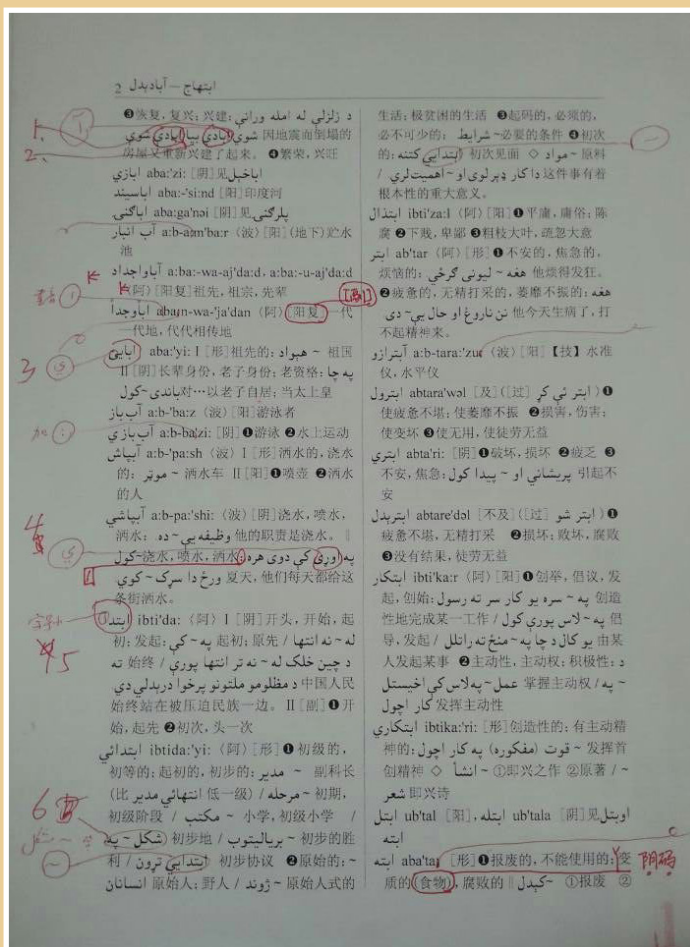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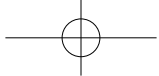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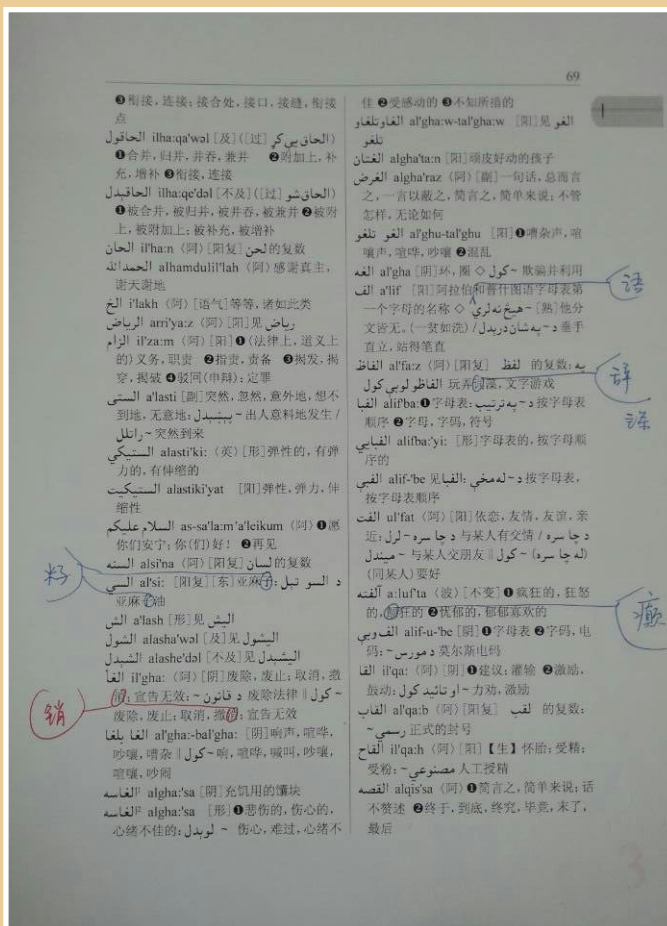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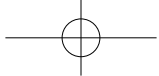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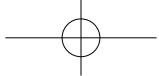
2015年2月23日主编张敏参加“中阿建交60周年招待会”并向阿富汗驻中国大使赠书。







三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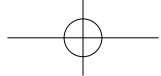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创于189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发源地，一百多年来，始终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致力于移译西学，沟通中外，出版了大量中外语文工具书，被誉为“工具书王国”。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时代的商务人秉持“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宗旨，坚持以高质量的出版物推进文明发展和文化交流，以传播先进思想促进社会进步。近些年来更是加大了非通用语种工具书的出版，如出版了在中国鲜为人知的豪萨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等外汉、汉外工具书，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可能是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机构，体现了其孜孜以求、始终不渝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这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出版，则是这种责任与担当的又一成果。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使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使用该语言的人口约3 000多万。普什图语在中国只有近百人掌握，是名副其实的“小语种”，多年来国内一直缺少普什图语的工具书。这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230余万字，是全国第一次辞书编写出版规划项目，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什图语双语词典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撰历时36年，几位编者筚路蓝缕，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克服了由于时代局限，一开始只有外文打字机而中文甚至只能用手写等技术困难，以及编者工作关系几经变动，词典编撰不得不长期停顿等其他困难，持之以恒，不离不弃，以10万余张卡片的积累，成就了一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对此，我们向编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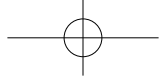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中国与阿富汗是友好邻邦，2015年恰逢中阿两国建交60周年，希望这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问世，能够继续为促进中阿两国经济与文化交流，增进中阿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贡献绵薄之力。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4年12月

主 编	车洪才	张 敏		
编 写	车洪才	张 敏	宋强民	
资料整理	苏 杭	李 媛	赖冬颖	赵闻清
技术支持	车 然	侯维娜		
责任编辑	崔 燕	张文英	孙 驰	于立滨
责任校对	刘 威	杨 雪	何染昕	
排版制作	陈红彬	宋小伟		
版式设计	毛尧泉			
封面设计	高 珊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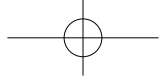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族的民族语言，也是阿富汗两个官方语言之一。据最新统计，阿富汗人口为3 040多万。普什图族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约占人口的半数以上，其人口覆盖面积约占阿富汗总面积的70%左右。由于历史原因，除阿富汗外，在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普什图）省、俾路支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还生活着1 800多万人口的普什图族人，操普什图语。此外，约有百余万普什图人分别群居在印度的好几个邦。他们不仅大多数讲普什图语，还出版过一些教科书和文学小册子。

普什图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多位西方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语言是印度和伊朗诸语言间相互影响最早发生语变的典型，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提供了有价值的佐证。普通语言学将普什图语划归在印欧语系伊朗语族。

现代普什图语含有50个基本音素，其中元音17个，辅音33个。文字脱胎于阿拉伯语字形，较阿拉伯语多12个字母，共40个字母，从右向左书写。

普什图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方言系统：西南方言系统或叫西部方言系统（pashto），东北方言系统或称东部方言系统（pakhto），两大方言系统的主要语音区别在于西南方言系统保留了古音zh和sh，而东北方言系统相应地读成g与h。两大方言系统在语法上没有大的区别。普什图语语法结构基本属于屈折语类型，但也广泛地使用语法的分析手段。这种语言语法的综合手段表现在各类可变词的变化通常使用附加词尾，有时也用其他附加成分。与此同时，还移动重音和使用错根词。在表达句法关系方面，普什图语使用的分析手段有前置词、后置词、前后置词、辅助动词和语气词等。

样 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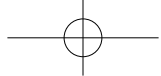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友好的交往。近几十年来我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断加强，往来日益频繁。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编写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一义不容辞的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们第一代学习普什图语人的身上。

词典的编写工作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是使用普什图语和英语两部打字机加上汉字手写的纸质阶段。我们用了近4年时间，做了100 000张卡片，完成全稿的70%左右。后来因为服从组织调动而不得不暂停手头工作，这一停就是24年。在这24年中，尽管由于多次工作变动和搬家，损失了一些卡片和资料，但我们始终“不离不弃”，念念不忘。直到2008年下半年，我和张敏都已年逾古稀，这时才有条件重整旗鼓逐步进入用电脑录入、编写的第二阶段。我们在几位年轻人的配合下将卡片和编好的手稿整理录入电脑的同时，完成了词典没有编完的部分，并查漏补缺完善了丢失的内容。最后又用半年多时间增补了新词新义近9 000条，至2013年6月，终于完成了这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电子版全稿，交到了出版社。

本词典的编写宗旨是为翻译、教学与科研服务，释疑解惑，方便读者。编排上，在词目后，加了拉丁字母注音，标出了外来语源，注出了该词的语法属性和范围。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通过原文词典和几部双语词典互校来确定。在用法方面特别注意到词的搭配，列出了大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还收集了转义用法做独立例证。这本词典虽然不是百科性词典，但由于语言背景比较特殊，一些涉及到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及与宗教有关的词条，也用简单的文字略加介绍，免得读者无处查询。

本词典是台前幕后许多人的劳动成果。首先要提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辽宁大学多位不知姓名、素未谋面的俄语老师参与了一部普什图语俄语词典的翻译。他们为本词典的编写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原始素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词典编写的初期，董振邦、冯国泰、蒋志强等同志同当时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阿富汗专家核对初稿、补充例句等，为词典



释义准确做了许多认真细致的工作，现在翻看他们的笔迹和当时写的便函倍感亲切。电脑录入阶段，杨雅珊、杨晴云、苏梅榕、杨宣娇等帮我们录入了大量的中文，缪敏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参加了部分工作。我们对参与过有关工作的所有人都表示衷心的感谢。

词典的编写和出版曾得到不少人的关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普什图语研究院院长穆罕默德·纳瓦兹·塔伊尔（محمد نواز طائر）教授得知我们在编词典，于词典编写的初期就通过巴驻华使馆把一批有价值的资料，其中包括该研究院尚未出齐的一套名为《普什图语》的原文词典送到我们手里，对我们帮助很大。另外，旅居美国的韦力女士，近几年对词典的出版非常关心，经常询问，甚至表示如果需要她可出资赞助。我的老同学冯昭仁、侯尔瑞等也都对我编写词典给予了鼓励和鞭策，借此机会，谨表谢意。

本词典的出版要感谢商务印书馆，最初是他们引导我们编这部词典的。商务印书馆好几位同志的名字都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尤其同我们保持几年联系的孙敦汉同志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本词典的责任编辑崔燕、张文英、孙驰和于立滨为本词典的出版加班加点，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令我们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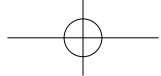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我们很清楚，这本词典的读者群小、使用范围窄。但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在中阿、中巴的交往以及培养中国的普什图语人才方面得到充分的利用。

词典编写历时长，程序多，加上我们能力有限，错误难以避免，诚恳地欢迎各种批评指正！

车洪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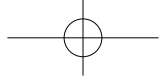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2014年12月

样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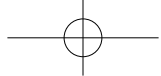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目 录

凡例·····	1
略语表·····	4
普什图语字母与拉丁音标对照表·····	8
正文·····	1—1358
附录·····	1359
一、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及首都（首府）名称·····	1360
二、阿富汗阳历与公历月份对照·····	1369
三、普什图语量词·····	1370
四、度量衡·····	1373
五、阿富汗军队编制、军职、军衔·····	1375
六、普什图语亲属称谓·····	1377
七、常用不规则变化动词·····	1379
八、传统普什图人名字·····	1383



bepa:'ri: [阳] 顾客
بې پامه be-'pa:ma [形] 见 فکر
بې پامي be-'pa:'mi: [阴] 掉以轻心, 马虎, 不注意, 漫不经心
بېپايابه be-'pa:'ya:ba, بې پایاوه be-'pa:'ya:wa
〈波〉[形] 极深的(指海洋), 深不可测的
◇ ځوک~ 杀害, 消灭
بې پایلي be-'pa:ile [形] 无结果的, 无效果的; 失败的: ځلي~ 没有结果的努力, 劳而无功
بې پايه be-'pa:ya [形] ①无边无际的, 无限的, 无止境的 ②出身不明的, 家系不清的, 族系不清的 ③不忠诚的, 虚伪的 ④不稳定的; 不可靠的; 反复无常的
(بې پته بې کړ) bepata'wöl [及]([过]) 使蒙受耻辱, 侮辱, 羞辱
بې پته be-'pata [形] ①可耻的; 无人格的, 名声不好的: ځوک~ 侮辱人格 ②不值得尊重的 || کېدل~ 见 پتېدل
بې پتي be-'pa:ti: [阴] ①人格低下; 无耻 ②卑鄙的行为, 可耻的举动: ډول~ 褻渎, 侮辱 ③不守诺言, 违背诺言
(بې پته شو) bepate'döl [不及]([过]) 丧失名誉, 名声败坏; 自取辱没
بې پرته be-'parta [形] ①无耻的, 不要脸的 ②饶舌的, 多嘴的
بې پرتي be-'par'ti: [阴] ①无耻, 不要脸 ②饶舌, 多嘴多舌
بې پرتي be-'partai [形] 贪吃的, 嘴馋的; 饕餮的; 吃不饱的
بې پردگي be-'parda'gi: [阴] ①不戴面罩; 面孔裸露 ②耻辱, 丢脸, 不光彩
بې پرده be-'par'da [形] ①耻辱的, 丢脸的, 不光彩的 ②赤裸裸的; 坦率的 || ځوک~ ①使蒙受耻辱, 凌辱, 使丢脸 ②使破产, 使贫困到极点 ③揭露 / کېدل~ ①蒙受耻辱, 受凌辱, 丢脸: مه شي! ~ 你别丢丑了! ②贫困, 破产 ③被揭露
بې پرده گي be-'parda'gi: [阴] 见 پردگي

بې پردې be-'par'de [形] ①没戴面罩的; 面孔裸露的 || ځوک~ 把脸部露出来 ②丢脸的, 出丑的, 不光彩的 ③坦率的, 真诚的: يار~ 挚友, 最亲密的朋友
بې پروا be-'par'wa: [形] ①无所顾忌的 ②冒失的, 轻率的 ③不注意的, 不经心的, 疏忽大意的, 马虎的; 怠慢的: له~ 不予理睬, 不闻不问
بې پروايي be-'par'wa:'yi: [形] ①无所顾忌 ②冒失, 轻率 ③不注意, 不经心, 疏忽大意; 马虎; 怠慢: اخلافي~ 道德疏忽, 道德缺失 || ځوک~ 无视, 轻视
بې پرې be-'pa're [形] ①公平的, 公正的: او~ 公平公正地对待 / ~ سپين سپېڅلي چلېدل 公正的判决 / 公正的意见 ②中立的, 不偏不倚的
بېل bi'pal [阳] 见 بلاغت
بې پلوه be-'pa'lawa [形] ①公正的: نظر~ 公正的意见 ②中立的, 不偏不倚的, 客观的: قضاوت~ 不偏不倚的判决 / ~ سيمه 中立区 / 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中立地区 ③~ ځارونکي 中立的观察员 / 保持中立
بې پلويتوب be-'palwi'-tob [阳] 中立, 不偏不倚, 客观: په وخت خپل~ 在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
بې پناه be-'pa'na:h 〈波〉[形] ①无遮盖的, 无处藏身的, 暴露的 ②[转] 无防备的, 没有保护的
بې پولې be-'pu'li: [阴] 缺钱, 没有钱
بېت bait 〈阿〉[阳]([复]) بيتونه bai'tuna 或 ابیات abi'ya:t) ①诗的两行(一联); 诗句 ②歌谣
بېت bait 〈阿〉[阳] 房屋, 建筑物
بېت bet [阳] 芦苇
بېت bet [阳] [方] 间谍: ښته کول 进行间谍活动; 侦察
بېتاب be-'ta:b 〈波〉[形] ①无力气的, 软弱



苏联 II 【史】[形]苏联的: روس~ 苏俄
سوېتر swe'tar <英> [阳]厚运动衫, 毛绒
衫, 卫生衫

سوېتسم sowe'tism <英> [阳]苏维埃主
义; 苏维埃制度

سوېتي sowe'ti: [形]【史】苏维埃的
سوېچ swich <英> [阳][复]سوېچونه swi-
'chuna 或[西]سوېچان swi'cha:n 【电】
断路器; 开关, 电闸: ~ کښکښل, ~ کول
(~ 开, 接通)

سوېچ بورډ swich-'bord <英> [阳]【电】
配电盘

سوېډني swiða'ni:, swiða'nai I [形]瑞典的
II [阳]瑞典人

سوېز su'wez [阳]苏伊士(埃及港口城市):
د~ کانال 苏伊士运河

سوېشل swe'shəl [及]见 لوشل
سوغالی soi-'gha:lai [阳]见 غالی
سوېکه so'yaka [阴]黄鼠

سوېل su'wi:l [阳]南, 南方

سوېله suwe'lai [阴]见 سېله
سوېه sawi'ya <阿> [阴]①水平: ~ جگه 高
水平 / د ژوندانه د سوېې اوچتول 提高生活
水平 / ~ تعليمي 教育水平 ②级, 级别: د
د جگپورو مامورينو يا 部长级 / وزيرانو په ~
③才干; 素质: ~ حرفه يي 职业素质 ④同等, 相
等; 平等; 平衡, 均衡

سوېه so'ya [阴](谷物刚出土的)幼芽
سوېه soya [阴]①母兔 ②[东]兔(统称):
سوېې اسمان ته ②家兔 / ①母家兔 ③کورنۍ ~
پښې ونیولې ويل يې اسمان زما په پښو ټینګ
دی. [谚]兔子举着爪子说, 天是靠我撑着的。

سه se <波> [基数、稀][通常用来构成复
合词]三

سهار sa'har [阳]早晨: شين~ 清晨, 黎明前
~ دې / ته ~ 到早晨 / 早晨, 黎明
لوی ~ / 早晨好! 早安!

سهارسترگه saha:r-s'torga [阴]晨星, 启明星
سهارگاه saha:r-'ga:h [阳], سهارمال saha:r-
'ma:l [阳]早晨, 大清早

سهارنۍ جريدہ: سهارنۍ saha:ra'nai [形]早晨的:
早报, 晨报

سھام si'ha:m <阿> [阳复]سھم '的复数
سھامی siha:'mi: <波、阿> [形]股票的; 股
份的: شرکت~ 股份公司

سه برگه se-bar'ga <波> [阴]三叶草
سه تار se-'ta:r <波> [阳]西塔尔琴(三弦乐
器)

سھروړدي suharwar'di:, suhrawar'di: [阳]苏
赫拉瓦尔迪教派(伊斯兰教一教派)

سه شنبه se-sham'ba <波> [阴]星期二
سه فصله se-fas'la <波、阿> [形]一年收获
三次的

سه خورا ښه ~ سهل sahl <阿> [形]容易的:
~ ډول 非常容易地

سهل sa'həl, se'həl [及][[过]](ويې ساهه ①
消化 ②忍耐, 忍受)

سهل الهضم sahl-ul-'hazm <阿> [形]容易
消化的: غذاګانې ~ 容易消化的食物

سهل انگاري sahl-anga:'ri: <波、阿> [阴]①
漠不关心, 冷淡, 若无其事 ②疏忽, 不在意
③纵容, 姑息: نه کول ~ 毫不
纵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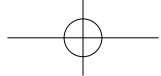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سهلېدل sahle'dəl [不及][[过]](سهل شو
消化(指食物))

سھم sahm <阿> [阳][复]اسھام as'ha:m
或 سھام si'ha:m ①运气, 命运 ②分担, 分
摊, 分享: ~ اخيستل 记名股票 ~ په نوم ~
凭票即付的股票

سھم sahm <阿> [阳]【植】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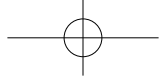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سھم sahm <波> [阳]恐惧, 害怕 || 使
害怕, 吓唬, 恐吓

سھمانه sahma:'na [阴]见 سامانه
سھمدار sahm-'da:r <波> [阳], سھم
sahm-la'runkai [阳]①股票持有人



[阴] 见 غولانخه
غلاوزه gh'la:wza [阴] 蜜蜂
غلاوزه gh'la:wza [阴] 产奶少的母牛
غلبه ghalba'la [阴] 喊叫, 吵嚷; 喧哗 || وهل ~
喊叫, 吵嚷; 喧哗 ◇ چه چیره غله هلته ~.
[谚] 什么地方有饭吃, 什么地方人就多。
غلبنگی ghal-ban'goi [阴] ① 粪堆 ② 厕所,
茅房
غلبه ghalab'a [阿] [阴] 胜利; 得 ~ 得
胜, 取胜 || كول (پرچا) 战胜(某人)
غلبیل ghal'bel [阳] 筛子, 粗罗: کوزې, پاشي ~
筛子起来, 对罐子说: “你身上有俩眼儿。”
(自己一身毛病, 反而挑别人的不是)
غلبیل غلبیل ghal'bel-ghal'bel [形] 有窟窿
的, 多孔的 || كول ~ 凿穿, 穿孔 / كبدل ~ 出
好多窟窿, 被凿孔
غالبوالا ghalbel-wa:'la: [阳] 卖筛子的人
غلبیلو ghalbela'wöl [及] [过] (غلبلې کړي)
① 打孔, 穿眼儿 ② 筛, 过罗 ◇ اوبه ~ 竹
篮打水一场空
غلت ghalt [阳] [方] 欺骗, 捣鬼(尤指棋牌
游戏中)
غلتوب ghal-'tob [阳] 盗窃, 抢劫
غلجي ghil-'ji: [阳复] 吉尔扎伊(一个部落群
的名称)
غلجي ghil-'ji: 吉尔扎伊部落人
غلچک ghal'chak [阳] 小偷儿
غلچکی ghal-cha'kai I [阳] 小偷儿 II [形]
偷偷的: نظر اچول ~ 偷看, 偷瞧 / د غلچکي
غلچکي برید 埋伏圈, 伏击圈 / غلچکي برید مورچه
埋伏兵, 伏击 / ته خان تیارول ~ 设伏兵, 伏击 / 伏
击; 偷袭
غلچه ghal'cha [阳] 加里恰人(帕米尔的居
民): د ژبي 加里恰语, 帕米尔语
غلخور ghal-'khor [阳] [方] 撒谎的人
غلخورگی ghal-khor-'gi: [阴] [方] 谎话
غلزي ghöl'zi: [阳复], غلزيان ghölzi'ya:n [阳
复] (普什图族两大部落之一的) 吉尔扎伊
部落人

غلشکه ghlash'ka [阴] 脱壳的小麦
غلط gha'lat <阿> I [阳] [复] غلټونه ghalat-
'tuna 或 <阿> اغلاط agh'la:t 错误, 谬误
II [用作定] 错误的, 不正确的: توری ~ 错
字 / فکر ~ 错事 / کار ~ 错误 / غلطه خبره 错
觉, 错误想法 / سری ~ 迷路的人 / په غلطه
لار روانېدل 沿着错路走
غلط فہمی ghalat-fah'mi: <波、阿> [阴] ①
错误认识 ② 误会, 误解
غلطوالی ghalat-'wa:lai [阳] 错误, 不正确
غلطول ghalata'wöl [及] [过] (غلطي کړي) ①
混淆, 弄错: ډاکټر يې مرض غلط کړی 医生
对他的病做了错误诊断。 / لار ~ 迷路 ② 欺
骗, 愚弄, 使陷入错误 ③ 迷惑, 引开: پام په ~
نوروشيانو ~ 把注意力引向其他事情
غلطه gha'lata I [形] 错误的阴性单数 II
[阴] 错误, 谬误: په غلطې سره 错误地
طباعتي ghalat'i: [阴] 错误, 谬误: ~ 严重的错误
印刷错误 / فاحشه ~ 严重的错误
غلطي gha'late [形] 错误的阴性复数
غلطیا ghalati'ya: [阳] 错误
غلط شو ghalate'döl [不及] [过] (غلط شو) ①
犯错误; 迷迭 ② 失算 ③ 被弄错: لار را څخه
غلطه شوه 我迷路了。
غلطېده ghalate'dona [阴], غلطېده ghalat-
'do [阳复] ① 犯错误; 迷迭 ② 失算 ③ 错觉
(指视力等)
غلغاه دوی ghalgha'dui [阳] 匪徒; 盗窃集团
的成员
غلغی ghal-gho'hai [阳] 多余的牙
غلغل ghal'ghul [阳], غلغله ghalghu'la [阴],
غل غول ghal'ghul [阳] 喧哗, 嘈杂; 混乱,
混乱 || كول ~ 喧哗, 嘈杂, 制造混乱
غلگی ghal'gai [阳] 小偷儿, 小小偷儿
غلمان ghil'ma:n <阿> [阳复] ① 格拉曼的复
数 ② 【宗】天堂里的英俊少年
غلمی ghil'mai [阳] 【植】假木贼(可用来
代替肥皂)
غلمینہ ghal'mi:na [阴] 白面饼
غلنی ghalanai [形] ① 偷懒的 ② 狡猾偷吃
的(指动物)



(煮着吃的)青玉米穗
غور gaur 〈阿〉[阳] ①考虑，斟酌；讨论，研究： تر ~ لاندې دی 正在研究讨论(某事) / د چا خبرو ته ~ په ~ اورېدل 仔细地听 / په ~ غور نیول 认真听取(某人的)话 / پر ~ د بیبا غور 对投诉进行讨论 / د دوی پر شکایت ~ و 上诉法院 / و ~ کولو محکمه زه به یقیناً / زه به یقیناً / ستا پر وړاندیز ~ و کړم. 我一定会考虑你的建议。 || کول ~ 考虑；讨论，研究 / کېدل ~ 被讨论，被研究
②深思

غور² ghor [阳] 【史】古尔(阿富汗北部的一个地区) د ~ ولایت 古尔省

غور³ ghor [阳] ①【医】甲状腺肿大 ②[转]重累，累赘： هغه د غاري ~ شوی دی 他成了包袱。 || کول ~ 害羞，害臊

غور⁴ ghor [阳] ①轰隆声 ②(骆驼的)怒吼声
غوراداپي ghura:da'pi: [阳] 自吹，吹牛
غورانگه ghu'ra:nga [阴] 焰，火焰

غورای ghwara:wai [阳] ①选出，选拔，选择，精选： د غورايي کړنلاره ، د غورايي روده 选拔程序 / د غورايي پلاوی ، د غورايي د کمیته 选举委员会 ②赞成，接受；采纳： د ~ نويو مقرراتو 采用新的规则

غوربېر ghur'ber [阳] ①成群 ②(鱼、鸟)群
غورپژ ghwr'pəzh [阳] 喧哗声，嘈杂声，吵闹声

غورچي ghur-'chi: [阳] 吹牛的人，自吹的人
غورخکه ghur'dzaka [阴] ①火舌： ~ سره 火焰 ②火星儿

غورختنگ ghur'dzang [阳] ①跳，跳跃；猛扑 || په دښمن غورختنگونه 跳，跳跃；猛扑 ~ کول 向敌人猛扑 ②激浪，碎浪 ③(政治、社会)运动 民族运动 / د ملي غورختنگونه 解放运动 / ~ کارگري 工人运动 / ~ آزادی 运动的领袖 / تاسیسول ~ مشر 发起(一个)运动

غورخواه ghurda'wəl [及] ([过]) 投，扔，掷，抛： ټان سپیند ته ~ 投身河中，

跳河 / ~ 扑向(某人) ②使倒下，推到，推倒，推翻： ~ له پښو 推倒，打下，击落： ~ له واکه 击落飞机 ③脱下(衣服等) ④流产，堕胎 ⑤延缓，搁置(讨论、研究等) ⑥引起(争执、纠纷等) ⑦使陷于(惊异)

غورخې ghur'dzai [阳] ①一扔，一掷；一扑，一跳 ②跳(舞蹈) ③(水的)泛滥 ④焦急，不安

غورخې ghur'dzi: 动词 غورخېدل 的现在时第三人称

غورخې ghur'dzai 冲啊！(战斗或游戏时的呼喊)

غورخې پرخې ghur'dze-par'dze [阴复] 努力，尽力

(وغورخېده ghurdze'dəl [不及] ([过]) 跳，跳跃： تر ویاړي 跳过小溪 / چې غورخې، هغه پرځي 怎样向上跳，就怎样向下掉。 ②被投掷： ~ بلي خوا ته 被扔到对面去 ③掉下，坠落 ④跳动(指心脏)

غورخېده ghurdze'dəl [阳复] ①跳，跳跃 ②被投，被掷 ③掉下，坠落 ④跳动(指心脏)
غورسي ghur-ra'si: 〈波、阿〉[阴] 深入调查，深入考察

غورزنگ ghur'zəng [阴] 见 غورختنگ

غورزول ghurza'wəl [及] [方] 见 غورخول

غورزه ghur'za [阳复] 日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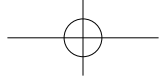
غورخې پرخې ghur'ze-par'ze [阴复] 见 غورخېدل
غورخېدل ghurze'dəl [不及] [方] 见 غورخېدل
غورس ghwərs [形] 粗的；厚的 || کول ~ 加粗，加厚 / کېدل ~ 变粗，被加粗；被加厚，变厚

غورسول ghwərsa'wəl [及] ([过]) 加厚(کې)加厚

غورسېدل ghwərsə'dəl [不及] ([过]) 加厚(شو)被加粗，变粗；被加厚，变厚

غورغوشته ghor'ghusht [阳] ①游玩，娱乐 ②野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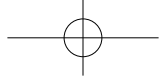
غورغوبیتی ghorghuh'tai [阳] 巴旦杏树



附录二

د افغانستان د لمريزو مياشتو نومونه 阿富汗阳历与公历月份对照

月份	普什图语名称	达里语名称	星座	公历
一月	وری	حمل	白羊座	3.21—4.20
二月	غویی	ثور	金牛座	4.21—5.21
三月	غبرگولی	جوزا	双子座	5.22—6.21
四月	چنگاښ	سرطان	巨蟹座	6.22—7.22
五月	زمری	اسد	狮子座	7.23—8.22
六月	وږی	سنبله	处女座	8.23—9.22
七月	تله	میزان	天秤座	9.23—10.22
八月	لړم	عقرب	天蝎座	10.23—11.21
九月	لیندی	قوس	射手座	11.22—12.21
十月	مرغومی	جدی	摩羯座	12.22—1.20
十一月	سلواغه	دلو	水瓶座	1.21—2.19
十二月	کب	حوت	双鱼座	2.20—3.20



附录五

د افغانستان د اردو جوړښت، نظامي مشغولیتونه او رتبې 阿富汗军队编制、军职、军衔

د افغانستان د اردو جوړښت 阿富汗军队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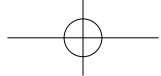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普什图语	汉语
ډلگي	班
بلوک	排
تولي	连
کنډک	营
غونډ	团
لوا	旅
فرقه	师
قول اردو	军
قول اردو	军团

32

د افغانستان نظامي مشغولیتونه 阿富汗军职

普什图语	汉语
ډلگي مشر	班长
بلوک مشر	排长
تولي مشر	连长
کنډک مشر	营长
غونډ مشر	团长
لوا مشر	旅长
فرقه مشر	师长
د قول اردو قوماندان	军长
د قول اردو قوماندان	军团（长）司令

样张



附录八

د پښتنو نومونه 传统普什图人名字

د نارینه وو نومونه (男名)

اباسين	阿巴辛
اتل	阿塔勒
اټک	阿塔克
اجمل	阿吉马勒
اڅک	阿喀克
اختر	阿赫塔尔
ارمان	阿尔曼
امو	阿穆
امون	阿蒙
اميل خان	阿米勒汗
انځور	安祖尔
اند	安德
اندام	安达姆
انگار	安嘎尔
اوڅار	阿乌喀尔
اوبښتون	奥赫同
ايمل	艾马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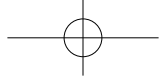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ب

باتور	巴图尔
باز	巴兹
بازگل	巴兹古勒

بېری	巴布莱
بخړکی	巴策尔凯
بختور	巴赫塔瓦尔
برمل	巴尔马勒
بری	巴莱
بريالی	巴里亚莱
بهادر	巴哈杜尔
بهير	巴希尔
بېټ	贝特

پ

پاچا	帕恰
پامير	帕米尔
پاخون	帕茨温
پتنگ	帕坦格
پتياڼ	帕特亚勒
پتمن	帕特曼
پټان	帕坦
پرتمين	帕特明
پرديس	帕尔代斯
پروټ	帕尔瓦特
پسرلی	普萨尔莱
پښتون	普什同
پولاد	普拉德



阿富汗词典

2014-12-02

口述 车洪才

整理 周璐彦

王府井大街，我又一次推开商务印书馆的大门。

上次来这里，还是 34 年前的事。

商务印书馆，还在王府井大街，还是那个灰色大楼。不过，里头的格局早就变样了，人也不认得了。

提着一个公文包，我推开拱形玻璃大门。不晓得往哪走，也不知道该找谁。

传达室的同志叫我上三楼，找外语编辑室。我在 305 门口轻敲了几声，说有本词典想出版，普什图语。

屋里坐着的小姑娘愣了一下，我解释说，阿富汗国语。她瞟了我一眼，随口问道：“估计有多少字？”我说，大约两百万字。她立刻站了起来，说“您请坐，我去找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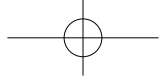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外语编辑室主任张文英来了。我从公文包里掏出几页样稿，把一份辞书编写经过递给她。

这本词典，是 1975 年全国辞书出版工作会议上列入规划的，由商务印书馆承办。1978 年，我接到任务，在编写过程中，就曾来这里跟孙敦汉等老编辑沟通具体问题。

听到老编辑的名字，张文英觉得亲切。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没人接头了。

来之前，也有人为我担心，建国后学普什图语的不到百人，这本词典要赔钱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亏本买卖，商务印书馆会不会做？

我儿子、儿媳曾私下商量，实在不行，咱就自费出版。我知道后，坚决反对，那样出书，我以往的工作不都成了个人行为？我所做的



一切首先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

张文英看得很仔细，她说词典已经编成了，我接了，但是还需要馆里开会。“您就回去等消息吧！”

学哪种语言，按宿舍分，这么简单，就把一个人的命运定了。

得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

1959年12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首都国际机场刮着风，直往脖子里钻。我穿着母亲缝的棉背心，套着国家花460块置装费办的深蓝色西服和呢大衣，登上伊尔18飞机。

同行5人，都是全国重点大学英语专业3年级的学生，我们此行，是去阿富汗学语言的。

现在从乌鲁木齐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有航线，当时却要取道俄罗斯。我们从积雪一尺多深的莫斯科，转机飞往塔什干。途中遇到高山气流，飞机颠簸得厉害。

这是我头一次坐飞机，傻乎乎的，也不知道害怕。同机的两个信使，神色紧张。

由于天气影响，飞机返回欧姆斯克迫降。我们等了一夜，搭乘20多人的伊尔14小飞机前往喀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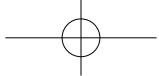
使馆的文化秘书开着一辆铁皮吉普车来接我们。车窗外，是低矮的灰色平房，高鼻子深眼窝的男人留着大胡子，缠着头巾。女人呢，个个从头到脚用黑布裹得严严实实，只有眼睛处留一层黑纱。

我们住在商务处，使馆外一幢灰色的两层小楼。一个套间里，我和张敏、虞铁根三人住大房间，其余两位同学住小房间。很随便地一分，哪晓得，学的语言就不一样了。

阿富汗有普什图语和波斯语两种官方语言，均属印欧语系。使馆按照寝室划分，两人学波斯语，三人学普什图语，这么简单，把一个人的命运给定了。

那个年代，个人意志在国家需要面前显得很渺小。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





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到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

北外英语系的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中阿建交需要人才，让我去阿富汗，我说好。阿富汗当时属资本主义国家，那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一到住处，我们就给家里写信，请信使带回北京。可是过了两个月，还没有收到回信。

直到次年8月，陈毅来访，有人才透露，两个信使返回时坐飞机摔死了。出事的就是我们坐过的伊尔 14。

两个信使惊慌的神情一直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才知道，这条航线受高山气流影响得厉害。前一年，也就是 1958 年，郑振铎率领的文化代表团访阿途中飞机失事，牺牲了。

我们是第一代学习普什图语的中国人。就像唐僧取经一样。

当时的阿富汗没有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片宁静景象。早上天还没亮，就能听见从清真寺顶传来毛拉清脆高亢的召祷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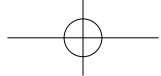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喀布尔大学还没有集中的校址，各个学院单独在外办学。我们读的文学院位于新城，一幢二层小楼，一圈平房围成一个院子。

学校专门为我们开了一个班。老师不会说汉语，用英语教，所以需要抽调英语专业的学生。普什图语从右往左写，我们看不懂。老师没教过外国学生，我们问他，有字母吧？从字母教起，再教词汇、句子……

没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了查一个词，我们常常从波斯语查到俄语，再查到英语，最后英语记住了，普什图语给忘了。一本《普什图语英语词典》都画满了。我后来编词典那么大的劲儿，就是深知没有工具书的苦。

我们3年学9个学期的课程，一天到晚在读书，没有寒暑假。作为第一代学习普什图语的中国人，我们当时就想着努力学习，像唐僧取经一样，把普什图语的种子带回来。

我们上街至少须两人同行。这对学语言是不利的。但是没办法，使馆怕我们受资本主义思潮影响，学校也怕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阿富汗同学。



其实在校园里，阿富汗姑娘很洋气的。她们解开了黑布缠绕的头纱，露出深棕色的脸蛋。我们一个波斯语老师，阿富汗参议院议长的女儿，上课的时候，黑罩一脱，上边毛衣，下面裙子，还蹬着高跟鞋，比我们时髦多了。

我们去市场买东西，讲普什图语，商人非常友好，会自动降价，把你当自己人看了。说波斯语就不行，学波斯语的两位同学非拉上我们一起上街。

阿富汗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很看重。普什图族约占阿富汗人口的一半，另外在巴基斯坦有 1200 多万普什图人，印度等国也有数以万计普什图人。

可惜没能与当地人深交，后来我在使馆工作，好多阿富汗人说中国人不爱交朋友。其实不是，外交人员不能与外国人保持长期联系，这是制度上的要求。

“编词典工作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句话我深有体会。

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广播学院，张敏、虞铁根等去了外交部。后来，根据国家需要，我们一直被“借来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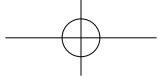
1975 年，国家为了提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形象与地位，制订了辞书出版计划，其中就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我和张敏等曾被借到国际广播电台，做一档普什图语的节目。1978 年，商务印书馆找到国际台，问我们接受不接受，我们说，国家需要就弄吧！

商务印书馆第一编辑室主任朱谱萱老先生，到国际台以座谈的形式，仔仔细细地跟我们讲词典怎么编、体例怎么搞，编写中应注意哪些问题。总算入门了！

没多久，张敏调回了国际台，我带着编词典的任务回了广院。一个人力量有限，我找了学生宋强民当助手。

广院 5 号楼，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桌上一字排开摊着 5 本相关词典。我们以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再手写汉语释义。



记词条用的卡片很贵，又没有经费。好在宋强民母亲在街道工作，街道有个印刷厂，通过她把厂里的下脚料切成 15 乘 10 厘米的卡片，不要钱。

办公室也没有卡片柜，我们把资料柜上下两层的横条钉上竖格，改成卡片柜。每编完一沓，就插进柜里，上锁。

出版界老前辈陈原说过一句话：“编词典工作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圣人不敢想象，但不是人干的，我有体会。很苦，很单调。

这东西，要专心细致，出一点错就要误人子弟。有时候，一天搞不出一个词。站在窗前，看着正在施工的 12、13 号楼，像搭积木似的，很快起来了。我们呢，一个词一个词地抠，几年不见成果。

编辞典，不是一个字对一个字，翻译一下就好了。好多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背景不清楚翻译不出来，就得查资料。查找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这样，对编词典慢慢培养出感情来了。

从没想过放弃，我有一种使命感，国家培养了我，我很感恩。

原计划十年完成，前两年编辑孙敦汉偶尔会打电话来询问进度。我们想着集中两三年时间把初稿弄出来。没想到，远远低估了编写难度。4 年时间，我们做了 10 万张卡片，只完成了 70%。

1982 年，学校要我去搞生源调查，忙完一阵刚想坐下来，学校又派我去搞函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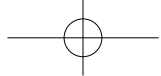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后来，宋强民调去国际广播电台，商务印书馆和我也逐渐断了联系。未编完的词典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一次路过办公室，我傻眼了——墙面正在粉刷，里面空了！卡片柜哪去了？搬到对面水房了。柜子还是锁着的，抽屉却撬开了。

哎呀，卡片撒了一地。装修工人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呢，这得多少张卡片啊！胸口一击，像是孩子被害了的感觉……

发火也没有用，往回捡吧。女儿大学放假，正好在家，蹲地上帮我一张张地捡。捡了好几箱回来，也丢失了很多。

卡片擦在家里，我都不想碰，一碰心里难受啊！女儿看着心疼，帮我整理，按照号尽量排起来。



这以后，卡片跟着我搬了三次家，占了大半面墙，家里人从来没怨言。如果这中间哪个环节稍微动摇下，词典就流产了。

从没想过放弃，这大概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老家在黑龙江海伦市，解放比较早，每次解放一个地方，学校都组织提灯晚会庆祝。抗美援朝那会儿，伤员撤回来，我母亲帮着洗志愿军军服。我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党的需要就是个人志愿，这个思想根深蒂固。

后来，我用了半年时间，把丢失的卡片一点一点补回来。

使馆单人沙发里，发现一枚子弹。正好是我常坐的地方。

在变化的时代里，后来大家各搞各的工作去了，没人再提起这本词典。1992年4月，苏联扶持的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国家需要既懂英文，又懂普什图语的人去搞外交，找到了我。

张敏当时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做代办，我去负责办公室事务。我重燃希望，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谁知战事难料。

离我们去阿富汗求学，已经过去了33年。这时的阿富汗，经过抗苏战争，街上可见被炮火轰炸过的民房。拉巴尼派和古尔布丁派游击队开入喀布尔抢夺地盘，几乎每天摩擦不断，流弹横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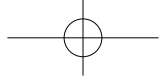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阿富汗人打仗，我们外人很难理解。使馆外，两个士兵坐在凳子上聊天，聊得亲热。我说你们是哪派的？他俩竟不是一派的。私下是朋友，白天站岗，晚上放枪，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关系，不是真的交火。

不过放流弹就讨厌了。古尔布丁派要袭击占领总统府的拉巴尼派，我们使馆和总统府只有一墙之隔，有一天，我们刚进使馆，听到“轰”的一声，院里的大树中弹了，橘黄色火球砸下来。我们拔腿就跑，刚到一楼拐角处，一声巨响伴随着大楼的震动，又一颗火箭砸在地上……使馆院里先后落了13颗一人多高的灰色火箭，幸好5棵大松树挡住了大多数，没有人员伤亡。

当时，爱人跟着我在使馆工作。她在二楼的住所，正对着窗户的单人沙发里，发现一枚子弹。这里正好是我常坐的地方，我要是在的话，不死也得伤了。

1992年，8月28日，第一批使馆人员撤退。我把车开到停机坪上，





送大家上了飞机，我心里总算踏实了。我们的飞机还在半空，一架苏联飞机从天上来了，刚一着陆，古尔布丁派从山后射来一颗炮弹，苏联飞机中弹着火了。眼瞅着有爆炸的危险，我拉着张敏冲进车里，一气儿开到使馆，那一刻真是惊心动魄！

我爱人先我一步，跟着印度大使的飞机一起撤退。1993年7月，我最后一个撤离。出境时，没想到巴基斯坦的一个随员没有签证。我让他在机场等，自己叫了出租车直奔外交部。

在外交部门口，我碰到了卡尔扎伊——当时拉巴尼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后来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我之前与他有过一面之交。他喜欢穿袍子，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孔乙己”。那天他穿一身西服，戴一顶船型紫羔皮帽。

他说，情况这么紧张，你跑这儿干吗来了？我说办个签证。

等我赶到机场，已是下午一点。登机时，机上一片掌声。怎么回事？就等我们了！原来卡尔扎伊坐了同一架飞机，他跟机长说等我们，下一班要再等一个星期。

这样，飞机晚飞了半小时。要知道，多停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游击队随时都可发射火箭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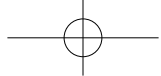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浪费了最好的10年，我对学生讲，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回顾我几十年来走过的路，只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基本找不到自主决定个人命运的痕迹。

“9·11事件”前后，阿富汗问题进入全球视野，普什图语人才奇缺。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这一专业的招生，聘请我和张敏等为特聘教授，我当年已64岁。

不由得想到，63、64年我带过两班普什图语学生。每班13个人，有点像戏班子，师父带徒弟一样。那两班学生毕业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只有9人去了国际广播电台，其他人都改行了，很可惜。

那年，我刚三十出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浪费了最好的十年。我要把失掉的时光补回来，做出点东西，留给后人。我对后来的学生讲，



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从 1964 那到 2000 年，中间中断了 36 年，广院没有招一班普什图语学生。我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编教材。这时候我从国外找到了普什图语软件，如鱼得水，这也为后来续编词典打下了基础。

早年入职国际广播电台的学生，目前已全部退休。2000 年、2004 年入学的两班学生，共 38 名，分别去了国际台、外交部、新华社、总参三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公安部反恐办公室等单位，在不同的岗位使用、传播普什图语。

五十年代的想法和做法，出现在 21 世纪，大家觉得新奇。

送走最后一班学生，2008 年下半年，我终于有时间全身心投入词典编写。这时我已经 72 岁。

我准备去厦门，到儿子家里安心编写，只好把卡片统统搬到厦门。家里人怕丢，不敢托运，每次坐飞机都随身带一部分，沉得要命。

儿子儿媳找人帮我把汉语输入电脑，我自己一点一点添加普什图语，把十万张卡片的资料输入电脑，电脑都用坏了 3 台。干这个事也很费眼睛，我做了视网膜脱落手术，总算还能看见。

宋强民在 2000 年生病去世了，没能看到词典的出版，很遗憾。所以，这个一辈子的事，我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活人，也要对得起死人。她爱人一直关心着词典的进度，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后来，张敏和我一起埋头干了四年时间总算编完了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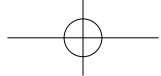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2012 年 4 月的一个上午，时隔 34 年后，我再一次敲开商务印书馆的门……

过了一个月，商务印书馆张文英打电话来——词典选题通过了，我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

2015 年恰逢中阿建交六十周年，这本辞典已列入庆祝项目，将在今年 12 月出版，现在我每天在加班加点忙着校对。

按照合同规定，每千字稿酬 80 元，总共我们将获得稿酬大约十几万元。很多人问我值不值？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能把普什图语带到





中国，以 78 岁高龄编成第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很满足，心里很踏实，这就值了。

张敏也很豁达，打趣说，现在人家出书都要自己掏钱，没跟咱们要钱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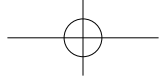
我这个事情，其实很平常。如果放到五十年代，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是五十年代的思想，五十年代的做法，出现在 21 世纪罢了。

媒体报道后，阿富汗全国选举委员会给我送了块奖牌。

把词典编完，我想该养老了，商务印书馆又给了个任务，编译《普什图语汉语精选辞典》。我说我年龄太大，不好接受了。他们说，车老师，要是你不接受，这本词典 20 年以后也出不来啊！

我和张敏商量，那试试吧。看来人世大义无穷期啊！

（转载自《杭州日报》）



THE WORLD OF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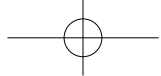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The Forgotten Dictionary

Thursday, November 13, 2014 | BY: WEIJING ZHU

Initially an English student, Che Hongcai was sent to study Pashto at the University of Kabul in Afghanistan during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Then, he was given the mission to create the first Pashto–Chinese dictionary. Strangely, the dictionary mission was “forgotten”, and Che went from university professor to SARFT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Film and TV) employee to envoy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He survived and thrived under every tribulation that comes with such delicate work in such a troubled region. With decades of danger and hard work, the Pashto–Chinese dictionary is finally set to publish later this year.

You enrolled as an English major 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n 1957. How did you end up going to Afghanistan to study Pash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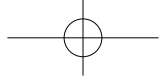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One day, after having been enrolled for three years,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formed me that they were looking for students to study non–comm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I had been selected to study overseas. That was all there was, no personal choice, and it was settled; it wasn't for me to decide. For my generation, it was all about accepting arrangements; the state's order was our personal will.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held a two–month training session for about 100 students from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s all over the country who were going to be sent to other countries, mainly



Asian countries. The training was largely ideological education (思想教育), such as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non-common languages and diplomatic principles. We had no idea which language we were going to learn, it was only upon registration that the five of us found out that we were going to Afghanistan. What language was spoken in Afghanistan? We did not know, nor did we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country. Before this, almost everyone sent to study abroad went to Russia. People asked us: “Afghanistan? Which Soviet satellite state is that?”

What was it like to study Afghanistan in the late 1950s?

We went to university for classes and lived in the embassy rather than on campus. Afghanistan was still wary of China, a new socialist country, so they were afraid our ideas would influence their students. The embassy also preferred to accommodate us. In the beginning, we didn't even know the alphabet. No Chinese had ever learned Pashto before. So we learned Pashto in English from a teacher the university hired especially for us. There were only three of us and an older Japanese person in the class. The teacher didn't know how to teach us at first. He wrote across the blackboard, but none of us could understand. So, we asked whether the language had an alphabet. We guided the teacher on how to teach us based on our previous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After eight months, we could also choose the regular selective courses offered by the literary department of Kabul University. For three years, from the end of 1959 to 1963, we had no summer or winter holidays. We ate and lived in the embassy, and our rules were strict. There were a lot of political education meetings. When we went out, we had to leave in groups of at least two. Afghanistan was under monarchical rule and relatively peaceful at the time. Our lives were peaceful too, centered on studying and travelling between the embassy and school. Sometimes, we invited Afghan students over to play volleyball. Looking back, it was monotonous for a young person. In the embassy, life wasn't that



much different from in China. Of course, in China at the time, the period coincided with the famine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China–Soviet relationship. We had no knowledge of it, nor did it affect us. It was kept secret from us by the embassy. We even went to visit Soviet students in the Soviet embassy, thinking we were still friendly with the Soviet Union. Once, they gave each of us a copy of the works of Khrushchev. After we went back, we were criticized: “Why did you even accept it?” Well, how were we supposed to know?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back?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all study halted. Students were sent to the army in Tangshan to labor, and so was I, in 1968. I did farm work and attended military drills every day. It was extremely hard ti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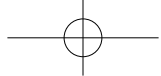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How did you start working on the dictionary?

In 1975, the State Council planned to publish 160 dictiona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CP) was commissioned to publish the Pashto–Chinese dictionary. CP turned to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for help. We desperately needed a dictionary, so we accepted the mission. I went back to the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since it provided the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for compiling a dictionary. We worked on it until 1982, when the department asked me to research into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major. By that time, we already made 10,000 vocabulary cards that filled over 30 filing cabinets, yet our work had to stop.

What was it like to be an envoy to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It was intense. My three years there happened to be after the Tian’ anmen Square Incident, where a lot of Chinese leaders such as Li Peng, Wan Li, and Song Ping visited Pakistan one after another because

Western countries didn’ t accept visits. Every time someone came, we had to compile a report with facts, analyses, and proposals for them to discuss with Pakistan’ s leaders. Each time, we were locked in a



confidential room to work—an antibugging and anti-photography room. Upon leaving the room, not a word of it could be spoken. The report was then approved by the ambassador and sent to China via a secret telegram.

Sometimes the ambassador had to stay up with us until three in the morning to approve our report. When I was in Afghanistan, the civil war reached its height. The weapons were aimed at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but since our embassy was next to it, we wer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embassy was hit by 13 mortars and would have been leveled if it weren't for the five tall pine trees that sheltered it. I arrived in 1992, and by the end of 1993, the war was already a mess. The embassy began its extraction. Some of us moved to Pakistan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Then, after the decision for full extraction came, I went back to Afghanistan one last time and left some money to a dependable local Afghan to take care of the embass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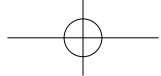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46

Did you feel you'd been forgotten?

(Laughs) Yes. It was only after I was interviewed, that people remembered me. No one knew my previous experiences, and no one remembered me. But you can't really say the country forgot. China has changed so much, even the leadership has changed so many times, who would remember that a single dictionary was supposed to be published?

Some say the pay of 80 RMB per 1,000 words is too 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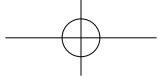
(Laughs) Honestly,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e pay. We wanted to leave something for future Chinese, a work that can be passed on. If we just did it for the money, we would've given up long ago.



媒体对《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报道统计

一 纸媒、网络媒体报道

1. 国家任务，《人物》第 02 期，2014.2.20
2. 国家任务（转载自《人物》杂志），搜狐网，2014.2.20
3. 国家任务（转载自《人物》杂志），共识网，2014.3.3
4. 车洪才：被遗忘的国家任务 36 年编写《阿富汗语词典》，大佳网，2014.3.4
5. 被遗忘的国家任务：教授 36 年编 250 万字词典 每千字 80，凤凰网，2014.3.4
6. 1978 年国家立项编纂阿富汗语词典任务 中传教授车洪才 36 年完成，观察者网，2014.3.3
7. 36 年，国家忘了我，我没忘国家任务，21CN 新闻网，2014.3.4
8. 他用一生编写一部被遗忘的词典，凤凰网，2014.3.5
9. 车洪才完成被遗忘的“国家任务”，新浪网，2014.3.7
10. 《人物》杂志采访报道我校特聘教授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网，2014.3.7
11. 77 岁车教授 36 年编撰完 250 万字阿富汗语词典（转载自《长江日报》），人民网，2014.3.7
12. 77 岁车教授 36 年编撰完 250 万字阿富汗语词典（转载自《长江日报》），中国新闻网，2014.3.7
13. 36 年完成被遗忘的国家任务，北青网，2014.3.12
14. “编舟人”车洪才，法治周末网，2014.3.19
15.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被遗忘 36 年后出版 老教授车洪才书写诚信的最好力证，前瞻网，2014.4.8
16. 教授花 36 年完成编纂辞典 国家任务几乎被遗忘，环球网，2014.4.8
17. 36 年磨一剑 教授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出版，新华网，



2014.4.8

18. 77岁教授花36年编词典：国家忘了我没有忘（转载自“中国新闻网”），四川新闻网，2014.4.9
19. 教授花36年编纂250万字辞典 將於今年出版，人民网，2014.4.9
20. 36年坚守词典任务为何让人感动，光明网，2014.4.9
21. 感悟车洪才教授36年的坚守，河北新闻网，2014.4.9
22. 谁来救赎被遗忘的“国家任务”，腾讯网，2014.4.9
23. 车洪才36年坚守不寻常，搜狐网，2014.4.13
24. 国家情怀当是“车洪才们”的金属品质，陕西传媒网，2014.4.14
25. 文化研究应在市场冷暖中淡定——车洪才教授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引发的思考，光明网，2014.5.8
26. The forgotten book of words, 《中国日报》（非洲版），2014.10.24
27. The forgotten book of words, 《中国日报》（欧洲版），2014.10.24
28. Word by word, 《中国日报》（亚洲版），2014.10.31
29. The Forgotten Dictionary, 《汉语世界》第05期，2014.11.13
30. 阿富汗词典, 《杭州日报》，2014.12.2

二 电视媒体

1. 境内媒体

① 国家任务，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走基层》栏目，2014.7.14-7.17

第一期 编词典的老人

第二期 不为人知的国家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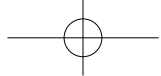
第三期 退休教师坚持36年完成国家任务

② 车洪才：国家任务，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2014.10.05

③ 国家任务，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讲述》栏目，2014.11.16

2. 境外媒体

In China, a diplomatic dictionary decades in the making, 路透社报道，2014.7



商务印书馆外语编辑室致力于出版除英语之外的外语工具书、教材教辅、注释读物以及语言学、翻译学等学术专著。

外语室以出版精品图书为己任，目前涉及语种涵盖日语、韩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梵语等 40 多种通用和非通用语言。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我们的责任就是担当联通地球村的信使，努力成为您学习外语、对外交流和了解世界的良师益友。

商务印书馆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2

网址：<http://www.cp.com.cn>

豆瓣小站：商务印书馆

天猫：商务印书馆官方旗舰店

49



微博：@商务印书馆

微信：shangwu1897



